

T9153/2303

1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
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
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
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
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
郡中翕然稱之

許勤傳

田輝叔都兄處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
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
陽瘖避兄耳何音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
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
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
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
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恹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歿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謔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崔鴻

前涼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二月勃曰顛隨兄得聞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顛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一陸何如今
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
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
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
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
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
家 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
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
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字

文徵詣其家勞問之

汜毓字稚春奕世德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

夫婦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

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

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頰之

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誅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爭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
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
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
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歿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貴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容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主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
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
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
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
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
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
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特其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奉書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漸也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嬾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茲爨爨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爨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茲皆歿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威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為兖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為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琅邪卽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亾叔太傅先止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
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
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景

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畊於前妻鋤
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
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
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
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志
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管年無偶
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
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
言詩贈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
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

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或時蕭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醞

兒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

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

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虞世南史略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

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

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參軍備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

詩書清婉辛切辛統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

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

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已

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

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

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

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

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
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且以不法而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仗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
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歿於帳者幸矣孰謂
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
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
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歿

師友

南榮越既遇老聃聖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

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賈太傅新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

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

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呂紀

○畏如禮畏厭溺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
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
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
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
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士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羣魚之歎乃歸懇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

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論語摘錄家

許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快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
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
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
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亾末廼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
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
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
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歎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
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
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
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
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王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
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
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
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
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
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
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
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
尹山而卒明日至構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
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
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歛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於我乎殯非家歛之
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歎服

報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純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舛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款情自接泛舟塞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其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

無所詣

文士傳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

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魚氏類林 卷之一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繫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為友伯慎為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為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侯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園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
僑札之分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
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
無外物不足拂其心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
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

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
山陽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
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怪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

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頤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

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

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既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

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

呂記。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

障音多養音案出衝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暗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

諫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詒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其言論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挿杖而芸不為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必在旁率爾曰公起
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
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道以仕問無能子曰吾
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
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
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
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蓀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
而疏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
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
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絜其身而亂
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
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
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
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
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
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俛受維繫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堯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嶽巖之間不寒糧之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歿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餼設鍾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歿今王雖陳餼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一子葬之以革子為相

琴操○以下篤誼

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眾劉元所殺綱免喪徃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外
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
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
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
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
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
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

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亾後文季
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
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
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范暉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
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
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肯爲此

辭哉 三國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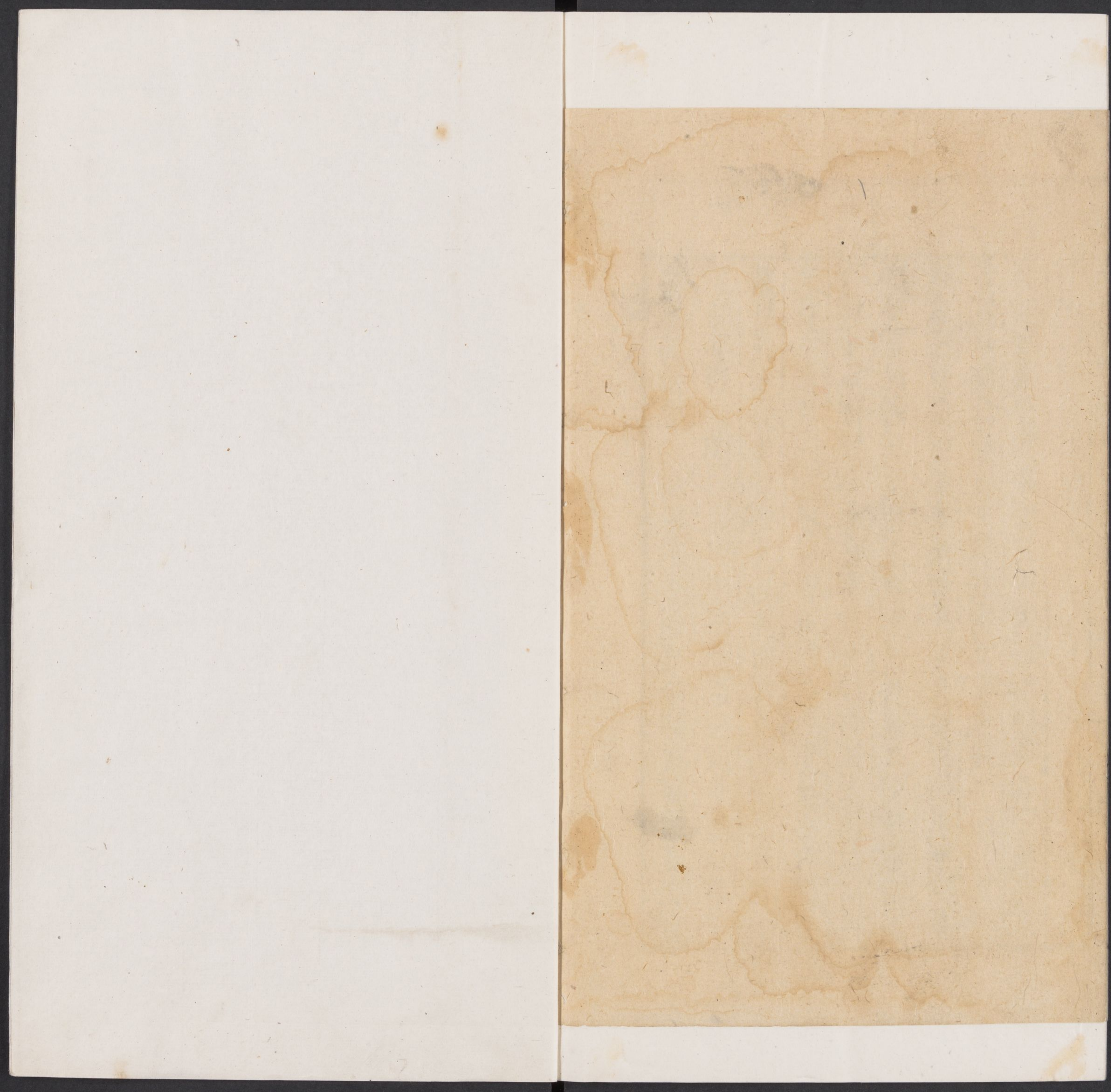
孫拯門人費卿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外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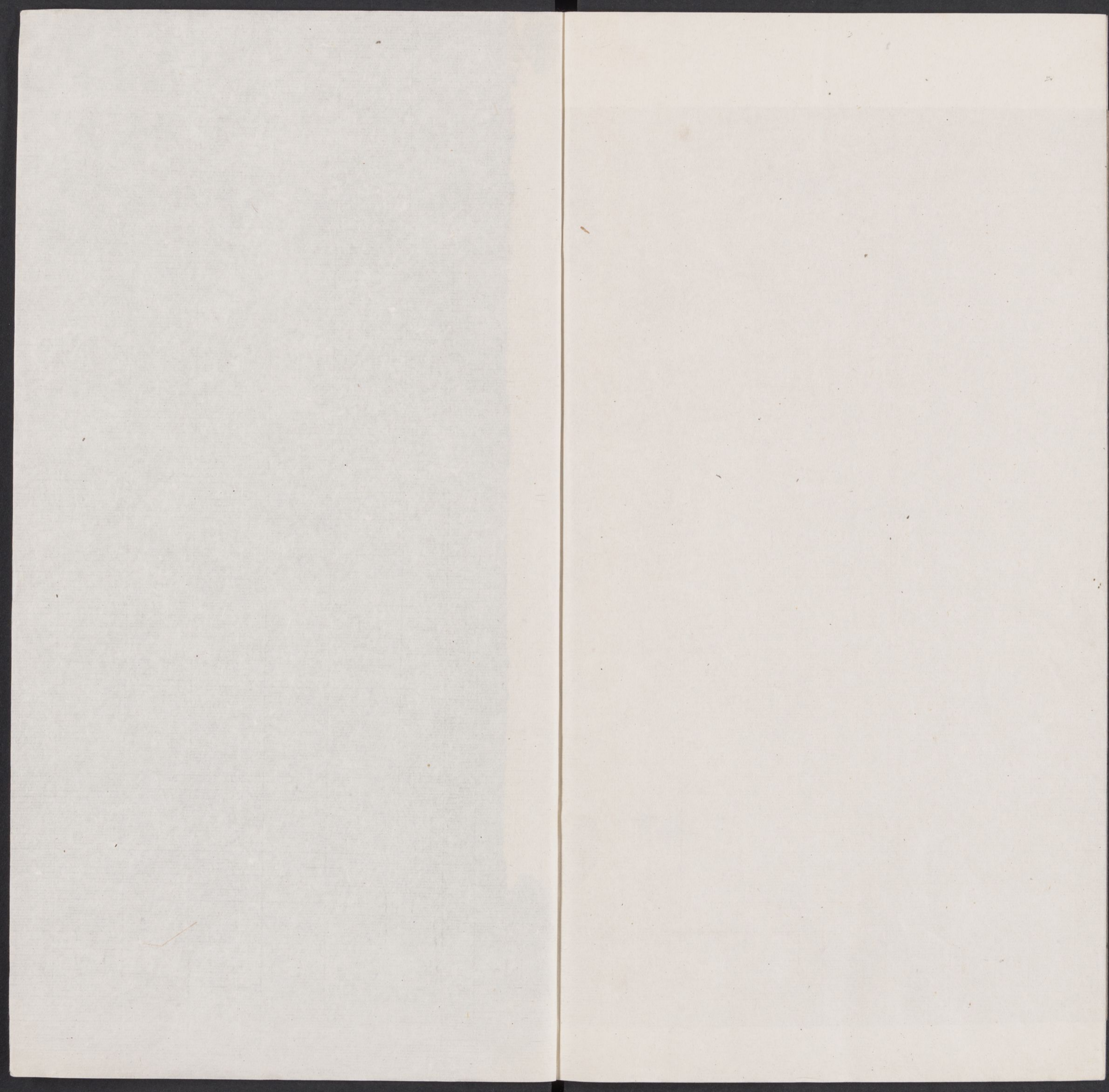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一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

豪不為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雅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間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